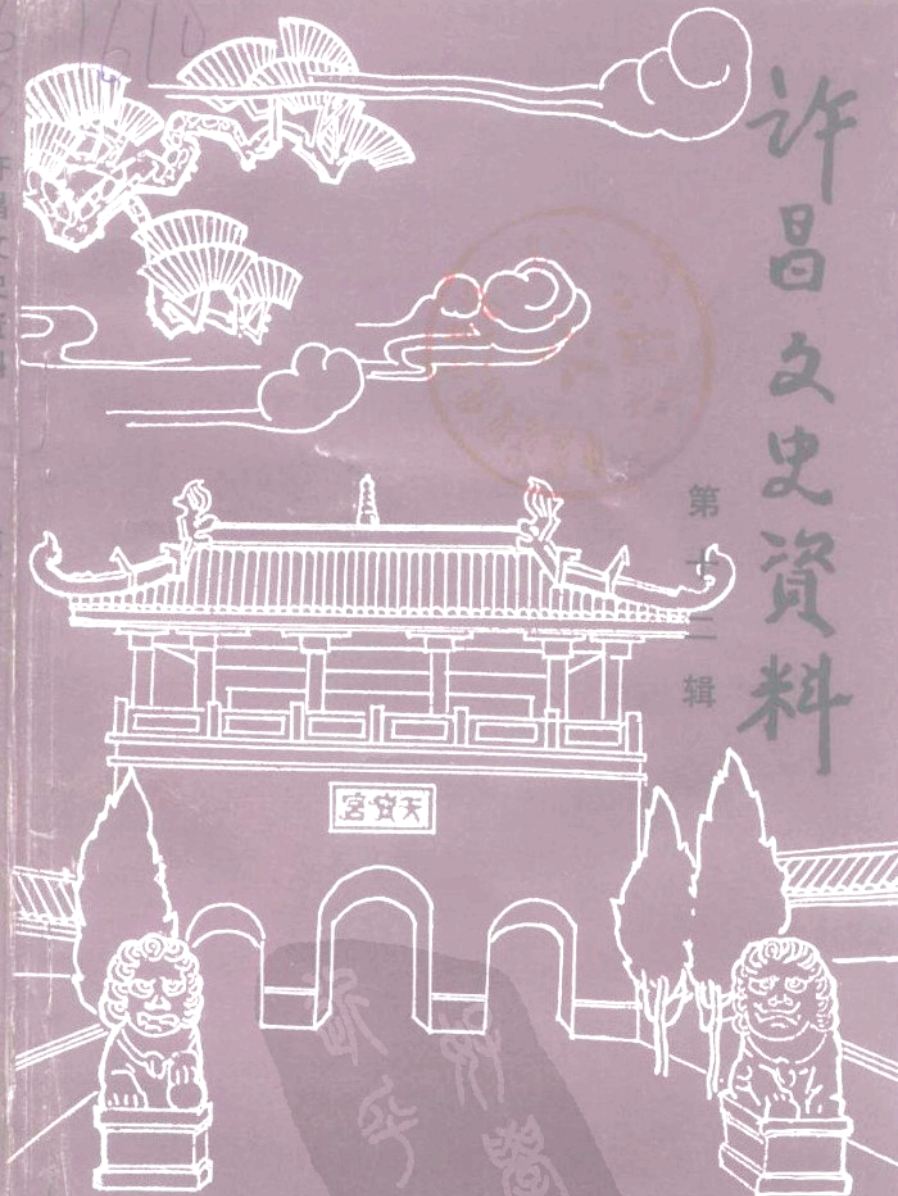


许昌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历 史 回 顾

- 忆“八·六”海战 崔福俊口述 薛国强 崔玉贵整理(1)

文 化 艺 术

- 《石头梦》晋京纪实 琚同寅 桑一叶(13)

- 《斗书场》轶事 杜 萍 刘德言 王天奇(18)

- 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连池 王培英(25)

- 《岗九醒酒》导演琐记 王秀英(33)

通俗喜剧放异彩

- 豫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演出杂记 李树修(38)

- 许都故城遗址调查记 黄留春(44)

人 物 春 秋

- 我的父亲徐干青 徐振铎(54)

- 先父寇运兴武林轶事 寇耀先(76)

新 闻 出 版

- 忆《许昌人民报》 袁 蓬(86)

- 五十年代创办《许昌日报》的前前后后 李彬凯(90)

- 《新许昌》报始末 姜明振 蒋晓丽(93)

前进中的《许昌日报》 陈建林(98)

教 育 天 地

一代名商乡贤

——禹州青年学生爱戴的王照辰先生

..... 程廷楷 李季华 杨德元 连元向 杨经纶 董效俭(执笔)(106)

灞陵中学两任校长王祥生..... 王仁贵(110)

佛耳岗事件之回忆..... 何福旺(116)

五四时期的禹县学联..... 余士清(120)

经 济 科 技

我在科技工作中的几段回忆..... 张秀文(121)

大锅锥的创造与推广应用..... 赵金鉴(129)

火箭锥史话..... 赵裕民(138)

YB82—12·5型烟叶液压打包机的诞生

鄢陵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花卉生产销售基地

..... 袁银江 戴永宽(146)

襄城汝河大陈闸兴建始末..... 王中贵(150)

泉店人发市场沉浮记..... 赵金鉴(153)

回忆于庄毛笔生产合作社..... 李东森口述 李季安整理(163)

烽 火 岁 月

禹州沦陷前后的一段经历..... 刘天骥(167)

史 海 寻 珍

《钟嵘年谱》序..... 卞孝萱(175)

《钟嵘年谱》..... 谢文学(178)

补 白

郟虑墓 (17)

文 庙 (53)

苗庄遗址 (92)

乾明寺 (97)

周定王墓..... (105)

南北气候..... (119)

八龙冢..... (137)

吃小亏,占大便宜 (140)

许由寨..... (145)

石固遗址..... (152)

玉皇阁..... (162)

钧台..... (177)

封面图案:天宝宫 山门

忆“八·六”海战

崔福俊口述 薛国强 崔玉贵整理

共和国海军史上闻名遐迩的“八·六”海战，距今（1991年）已有26年了。但发生在那波涛汹涌海峡中的炮火纷飞的激烈战斗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八·六”海战中，我英勇的海军快艇大队，一举击沉了台湾蒋帮海军的“剑门号”和“章江号”两艘美制军舰，击毙了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生擒了中校舰长王蕴山，创造了我军海战史上近战夜战小艇打大舰克敌制胜的光辉范例。当时，我在海军南海舰队四十一大队“611”号艇任艇长。因我艇官兵在这次海战中表现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战绩卓著，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我指挥的“611”号护卫艇，被海军总部命名为“海上英雄艇”。我艇有黄汝省、陈文乙等九名同志荣立了个人一等功。我艇轮机兵麦贤得在头部颅骨骨折重伤情况下，竟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达三个小时之久，被誉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钢铁战士”。1966年2月，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共青团中央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八·六”海战的光辉业绩和麦贤得的英雄事迹，一时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被广泛讴歌传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那是1965年的夏季，台湾蒋帮猖狂叫嚣反攻大陆的阴谋失败之后，经常出动军舰对我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等附近的

渔场进行骚扰,严重地威胁着渔民的生产和生命安全。我所在的汕头水警区快艇大队,位于粤、闽两省的结合部,隔海相望台、澎、金、马岛屿,担负着护渔护航的艰巨任务,是首当其冲的海峡前哨阵地。广大指战员对蒋帮挑衅和破坏活动早已恨之入骨,很想惩治一下蒋帮军舰的海盗行为,刹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是年8月5日,正是周末星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文工团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我部驻地,对我部从海上执行巡航任务刚刚归来的艇队官兵进行慰问演出。晚七时半,水警区作战室突然发出一等战备警报,全大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我正和刚随军几个月的妻子娄玉兰一起,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红升去码头看演出。刚出门不远,就听到“呜—呜”的警报声。军人特有的战斗警惕使我浑身象触电一般,我顺手将孩子往妻子怀里一塞,急忙向军港码头跑去。满心欢喜的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警报弄得莫名其妙,象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一句话也没有说,抱着孩子呆呆地伫立着,眼巴巴地望着我离去的身影,直到我临跑进军港码头大门口时,回头瞧见她仍站在那里。

作战室里,人群簇拥,发报机“嘀嘀哒哒”地响个不停,一派战前的紧张气氛。大队首长宣布了对敌作战的命令,又简要地作了作战的总体部署和战前的政治动员。当我看到前来参加作战会议的艇长们一个个接受任务后兴奋异常的劲头,真是浑身发痒,心中也跃跃欲试,琢磨着也能排上战斗编队。可直到最后,却没有听到分配我“611”艇的战斗任务,我作为“611”艇的艇长,当时急得心中冒火,如坐针毡。我和同去开会的副指导员周贵全同志决定立即请战,直接找担任这次海上作战指挥的副大队长张寿赢同志,问他为啥不安排我“611”艇参战。他解释说:“你们艇是刚接回两天的新艇,人员尚未配齐,对艇的性能还不熟悉,这次出海就算了吧。”

我说：“那不行，海战机会难得，‘611’艇坚决请求出战。第一，我有1958年参加福建‘金马海战’的战斗经验；第二，我对本水警区和附近海域的情况熟悉；第三，我在南海舰队联合学校接受过舰艇指挥培训；第四，……”话没说完，张副大队长就笑着打手势让我停下，他严肃地说：“好，好，可以考虑你们的请求。我同意让‘611’艇参加这次作战行动，但要尽快地作好战前准备”。“是！”我当即“啪”地一个立正，有力地敬了个军礼，和周副指导员一起，转身就向艇上跑去。

回到艇上，我立即集合全艇官兵，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号召大家要鼓足勇气，新艇开张，要打它个旗开得胜。由于我艇人员是前两天才从兄弟艇调集来组合到一块的，互相还不太熟悉，且有编制缺额。我强调了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互相配合，严守战斗纪律，并宣布了一旦发生战斗减员要立即替补岗位的应急方案。随即组织补充了弹药、油料、淡水等作战物资。“611”艇迅速准备就绪，加入了出海作战的编队，随时奉命出航作战。

晚上11点钟，我快艇大队依战斗序列开出军港，在金刚山观通站和南澳岛雷达站的引导下，进入了东山岛以东的目标区。这个区域是福建和广东省渔民共同的捕鱼场。渔民们常常在七八月份的渔汛期昼夜不停地进行渔业生产。蒋帮军舰就是专门瞅这个机会来窜扰渔场进行破坏捣乱的。

那天晚上，蒋帮的两艘军舰鬼鬼祟祟地刚从东南海面上闯进来就被我方雷达发现了。但是，在雷达荧光屏上，渔船、商船、敌舰、我艇，目标前后达几十批，几百艘，分辨十分困难。然而，我方雷达站在这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根据海上船只行进的方向和速度，终于捕捉到并牢牢地盯住了目标。当时，海上一片黑暗和沉寂，能见度很差。敌舰虽是装备精良的庞然大物，但他们骚扰渔场，作贼

心虚，闭灯行驶。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艇队也在一直遮光隐蔽航行，按照雷达指示的方位，加速向敌舰逼近。冲在最前面的是“598”艇、“601”、“558”艇和我所在的“611”艇。

60年代，我国的海军装备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南海舰队除了一些小型的护卫艇、鱼雷艇外，没有多少大军舰。而蒋帮海军装备相当优越，有不少是美帝国主义为其装备的大型军舰，无论在吨位上或技术性能上都远远超过我军。因此，这次海上作战，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个个击破。在战术上，采取了隐蔽袭敌，近战夜战。这样，就能较好地发挥小艇速度快机动性能强的优势，有效地攻击敌舰，克敌制胜。

8月6日，一点多钟，在我艇队距离敌舰约两海里的时候，战前的寂静令人窒息，已经隐约地听到海面上传来敌舰马达的轰鸣声。1点50分左右，敌舰发现我艇队正向他们包抄靠近，害怕吃亏，沉不住气了，敌舰仗着大舰对小艇的优势和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先发制人，向着我快艇编队开了炮，敌舰通红的炮火明显地暴露了它的方位，我艇队在指挥员的号令下迅速变换战斗队形，向着目标快速收缩包围，冲向敌舰。

敌舰猛烈的炮火在我们的艇前艇后掀起了一个个数米高的水柱，弹片撞在甲板上，打得“当当”直响，有几艘快艇都有不同程度的中弹受伤。面对着比我炮艇大十倍的敌舰，共和国年轻的水兵们无所畏惧。敌人越是打得凶，我们越是往前冲，奋勇地向敌舰逼近。“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我们冲在前面的四艘艇首先向敌舰开火，其余各艇也随即开炮射击，边冲边打。一条条火龙扑向敌舰，敌舰上顿时腾起一片火光，冒起一股股浓烟。这时，敌我炮火交织在一起，满天的炮火曳光把附近的海面照得通亮。我们清楚地看

到，敌舰是艘约三百多吨位的猎潜舰，舰体上标着“章江号”。

迅雷不及掩耳的炮火，打得敌舰晕头转向，威风大煞。而且越逼近敌舰，敌舰大炮的射击死角越大，难以发挥威力，只得乱放一通。我们在火光中望见敌舰甲板上乱作一团，敌舰官兵吓得失魂落魄，有的离开炮台，有的跳下甲板，抱头鼠窜，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敌舰指挥官见势不妙，指挥着庞大的军舰横冲直撞，来回调头摆尾，不时地发射着炮火，妄图摆脱我艇队的围歼，夺路逃跑。但我们的快艇体积小灵活性大，不断地调整艇位和变换战斗队形，喷射着密集的炮火，紧咬住敌舰不放，弄得敌舰炮打不上，逃脱不成，难以招架，无力还击。在交战的炮火中，我“611”艇队严重损伤，在主机被打坏和人员出现伤亡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勇往直前，直逼近敌舰，最近距离只有二三十米，几乎不需要瞄准，猛烈地向敌舰发射着炮弹，真可谓弹无虚发。

经过与敌舰六个回合的周旋交火，敌舰上中了不少炮弹，弹洞遍布，伤痕累累。敌舰官兵伤亡严重，恐慌沮丧如惊弓之鸟。这时，敌舰“章江号”象只被围困受重伤的野兽垂死挣扎，突然加速向我快艇编队中间猛插过来，幸亏我两艘快艇灵活转舵躲得快，才免遭被撞沉的危险。

我所指挥的“611”艇紧跟在第三艘快艇后面，与前边呈半弧形战斗队形。此时指挥稍有迟钝或失误，我艇势必会被敌舰撞个粉碎，全艇覆没。在这紧急关头，我急令：“左扳舵！”敌舰“章江号”擦身驶来，我“611”艇艇体和敌舰处于平行状态。我艇前后甲板上的三门火炮恰好处于最佳射击角度。我瞅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下令：“减速！”“朝敌舰指挥台打！狠狠地打！”瞬间，三门火炮连珠般地将炮弹射向敌舰，敌舰指挥台上腾起了滚滚烟火。“章江号”指挥失灵了，敌舰上一片混乱。

我快艇编队再次发起围歼攻势，愈战愈勇，炮火连续击中敌舰的要害部位，敌舰的大炮成了哑巴，油柜冒着滚滚浓烟起了大火，接着是弹药仓“轰隆”的爆炸声……“章江号”舰身开始前仰后倾。火光中，看得见敌舰官兵慌乱跳海逃命的身影。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章江号”敌舰慢慢地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小艇打大舰，打得艰苦，打得吃力。我所指挥的“611”艇在交战中前后中了 17 发炮弹，四部主机被打坏三部。发电机被震坏后电舵失灵，报话机被打坏，通讯一度中断。艇舱有三处漏水，艇上到处可见弹洞和被炸坏的残骸。炮火中，身上穿的衣服也被烧烂和撕成碎片，几乎人人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油污和血迹，人员伤亡不少。机电军士长杨映松被敌舰的炮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航海兵陈炳任的肚子被炸破，肠子也流了出来。轮机兵麦贤得在机舱内正操作机器，被一发落在机舱口的炮弹片击中头部，弹片从右额叶插到左额叶，头部和脸颊尽是鲜血，顿时失去了知觉，跌倒在机舱里。他醒过来时，副指导员周贵全和机电兵陈文乙已经给他包扎好了伤口，让他休息。可战友们刚刚离开机舱，麦贤得就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用手按着身旁的机器支撑着，艰难地从后舱往前舱爬去。后舱通往前舱只有 40 厘米宽、60 厘米高的椭圆形舱洞，即使是四肢完好神志清醒的人，要钻过去也不太容易。可是，头负重伤的麦贤得却不知如何钻了过去。他摇晃着身子，在机器轰鸣的前舱，居然从几十条管道，千百个螺丝中，检查出了一个只有姆指大的安全阀螺丝震松了。他用尽全力把螺丝拧紧，在敌我交战的紧急关头，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就这样，麦贤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惊人的意志，创造了超常的奇迹，整整坚持战斗了三小时。

打掉“章江号”，当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全艇官兵们欢呼

跳跃，互相拥抱着，拍打着，不少人激动得直掉眼泪。连伤员们也兴奋得爬起来，挣扎着站起来，与大家一起高声欢呼，忘记了疼痛。我在登上舱体舷梯时，感到右腿不听使唤，疼痛异常，低头才发现我的右大腿下方有一伤口钻了弹片。我全身共负了三处伤，鲜血浸透了被炮火撕破了的军装。我“611”艇因在战斗中冲在前面并力争和敌舰保持平行的最佳射击方位而中弹累累，遭受了严重损伤，这时已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能否安全返回军港也成问题了。

在我艇队围攻“章江号”时，与它一道的另一艘指挥舰“剑门号”，却躲在两海里左右的地方，既想来支援“章江号”，又害怕挨打。既想甩掉同伴逃跑，又犹豫不定。“章江号”沉没后，“剑门号”曾拉起了警报，调头准备溜走，它万没料到，我艇队在遭受严重损伤的情况下，又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迅速地集中了尚有战斗能力的炮艇和鱼雷快艇，刹那间就把“剑门号”又包围起来，再次发起了猛烈攻击。炮弹象一条条火龙般地飞向敌舰，发发鱼雷穿海破浪射向敌舰。敌舰“剑门号”的指挥台和前后机舱都被一一击中。“剑门号”上指挥这次窜扰活动的蒋帮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还没有来得及下令还击，就被一顿炮弹打倒在指挥台上……。最后，“剑门号”全舰覆没，来了个舰底朝天，也慢慢地沉入了大海。舰上没死的蒋军官兵，跳海后乖乖地作了俘虏。中校舰长王蕴山亦被我活捉。

“八·六”海战胜利结束。

凌晨4点多，我就接到海上指挥员要我“611”艇返航的命令。我艇是这次海战中损伤最惨重的战艇，人员伤亡和艇体损伤都比较严重。我指挥全艇官兵一方面抢修主机、电机和操纵部分，一方面安置伤员和牺牲人员的停放，准备返航。被打坏的三部发动机，

经抢修有两部已经运转,可发电机因破坏严重无法修复。没有照明,看不清罗盘,辨不清航向。当时,我‘611’艇已成了一艘受伤掉队的孤艇。在茫茫大海中,艇上艇下一片黑暗,返回基地约有一百多海里航程,很难把准航向返航。全艇的安危犹如千斤重担压在我的肩头。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据以前学过的夜航应急知识,凭着对本海域的熟悉,我把航海兵拉到跟前,用手指着一颗星星,让他划根火柴,先看一下罗盘的指针,然后让他对着这颗启明星的方向前进。航海兵按照我教的方法,一会儿看看星星,一会儿划火柴看看罗盘,摸索着航行。一直坚持了近两个小时,天才慢慢放亮。在这段时间里,我艇的报话机一直没有完全修好,只能收不能发。耳机里不时地传来水警区基地司令部的呼叫:“‘611’,你在那里?”“‘611’,请报告你的方位”。“‘611’,赶快返航,赶快返航!”我艇的讯号却始终发不出来,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

东方红,太阳升,天已大亮。我辨别确认了“611”艇的方位和航向没有错向,估计距军港也只有七八十海里,这才放开胆子下令加速前进。可是,我发现战艇不但加速加不起来,而且艇前端在慢慢地往下落,心中不由地“咯噔”一沉,意识到情况又有不妙,赶快命令停机抛锚,进行检查。原来是因为前舱漏洞进水,已经没漆深,而且海水从漏洞处仍在继续喷涌,若不立即采取措施排水堵漏,“611”艇就有沉没的危险。一夜的海上拼搏和激烈战斗,同志们又累又饿,浑身无力。可一听说艇体在下沉,全艇官兵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人的求生本能一下子又振奋起来,我指挥大家要沉着应付,注意保持艇体平衡,边排水边堵漏。排水,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没有电,抽水机失去了作用。能用的工具只有几口铝锅、铝盆,最后连钢盔也用上了。大家排起长队,一锅一锅,一盆盆,一盔盔地传递着往外舀水,硬是将前舱的积水用双

手舀了出去。有几个战士撕烂了棉被和床单，加固堵塞了漏洞。随着艇体慢慢上浮和恢复正常，我提着的心才慢慢地放下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抢修，战艇又启航继续前进。

我上到甲板上，刚想松口气，忽听到有人喊：“有敌情！”一抬头，看见远处天空黑压压飞过来一群蒋帮飞机，估计有十六七架。同时，远处海面上还出现了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我们意识到敌人寻机报复的可能性，我的心头顷刻又布上了一层乌云，充满了危急感，我马上回到艇舱里通报敌情，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全艇官兵个个义愤填膺，眼睛里充满了仇恨，恨不得马上就 and 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看到大家依然高昂的战斗情绪，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只说了声：“同志们，准备战斗！”此时此刻，大家早已作好了战斗到底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准备，下定了敢于以身殉职报效祖国誓与舰艇共存亡的决心。但意想不到的，敌机在我艇上空气势汹汹地盘旋之际，另一边天空上也出现了我方空军机群。蒋帮机群不敢蛮战，灰溜溜地飞走了。耀武扬威的美国军舰也未再向我方海域靠近，驶向它方游弋去了。危急时刻过去了，艇上又恢复了活跃气氛。有的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蒋帮是熊包，被我们打怕了，连对我们一只受伤的孤艇也不敢怎么样。”也有的说：“也许是蒋光头派来巡视战场，找他们不知去向的军舰哩。”

8月6日上午10点多，我拖着受伤的身体，咬着牙指挥着这艘千疮百孔的“611”炮艇，经历了五六个小时的艰难航程，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里程，驶入了急待盼望我艇顺利返航的军港。

码头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片欢呼声。有前来迎接我艇的部队首长和战士，有前来祝捷慰问的地方领导和群众。我们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忘记了疲劳和伤痛，忘记了饥饿和口渴，心情十分激动。我挺着受伤的身体，上岸后向大队首长

敬礼握手后，只说了声“我们回来了！”一股冲动的感情和一阵伤口的疼痛，使我几乎昏迷过去，便被人们簇拥着，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1965年8月9日、12日，南海舰队在汕头市相继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和庆功授奖大会，表彰了“八·六”海战中的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郭成柱代表领导机关向参战部队授了奖旗。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等领导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我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大队有三艘炮艇和十一支队的三艘鱼雷快艇，因在“八·六”海战中表现突出，战绩显著，荣立了集体一等功。炮艇有被授予“海上先锋艇”称号的“598”艇、“611”艇和“601”艇，鱼雷快艇有被海军总部授予“英雄艇”称号的“119”艇、“120”艇和“122”艇。战后，“611”艇被海军总部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611”艇轮机兵麦贤得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党和人民对“八·六”海战和参战部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褒奖，勉励我们再接再厉，争取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

更令人难忘的是，8月14日，我正在部队医院疗伤，突然接到上级要我参加赴京汇报的通知。我高兴极了，顾不得尚未消肿的伤口疼痛，带着右腿上尚未取出的弹片，和战友们一起乘飞机来到了我们早已向往的伟大祖国首都北京。

8月17日，下午一点多，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里，首先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三军总部首长接见“八·六”海战有功人员的代表。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听取了我们击沉“章江号”、“剑门号”两艘美制蒋舰的战斗情况汇报，并与我们合影留念。下午两点多，在人民大会堂正厅，我们同在北京参加专业会议的军队和地方人员一起，受到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还特意走到海军代表队列的前面，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并同我们亲切握手。然后，以上领导人同大家合影留念。

“八·六”海战之后约半年的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用于接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记者、电台记者和剧作家的专题采访，并接受稿约，撰写了不少稿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钢铁战士麦贤得》。我还参加了南海舰队政治部组织的集体创作班子，编写了文艺通讯《麦贤得的故事》，在1966年第3期《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发表。

1966年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到广州部队医院看望麦贤得，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问候。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治委员陶铸陪同，到广州部队总医院看望了钢铁战士麦贤得。3月18日，海军和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在广州市召开了“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命名大会”。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海军负责人文年生、晏福生，共青团中央常委马石江等领导人参加了命名大会。我作为麦贤得所在艇的艇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亲切地接见了麦贤得，并和大会主席团全体同志合了影。

1966年“五一”节，我和“海上先锋艇”指导员徐寿祺、“英雄艇”艇长许永江等“八·六”海战有功人员一起，到北京参加了节日观光游览。海军总部特意组织我们集体观看和审查了海政文工团创作并演出的展现“八·六”海战壮观场景的大型话剧《夜海战歌》。

1967年12月3日，在全国全军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作为南海舰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我和麦贤得等

代表们一起乘专列赴北京，参加了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再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八·六”海战虽然只是我国近代海战史上的一起战例，但它产生的深远政治军事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即使对于当今时代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教育年轻的一代，也是一篇生动的教材。

“八·六”海战将永远载入我国我军的历史史册。

“八·六”海战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作者崔福俊，1980年退伍，任许昌市五交化纪委书记，口述于1991年，同年病故。薛国强曾为许昌市五交化干部。崔玉贵为崔福俊之弟，鄢陵县工商局副局长。

《石头梦》晋京纪实

据同寅 桑一叶

首届中国艺术节，于1987年9月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演出活动，是展现新时期以来艺术创作与优秀演出成果的盛会。许昌市豫剧团排演的大型现代戏《石头梦》，代表河南省参加了本届艺术节的演出，受到了北京观众的欢迎，引起了首都文艺界领导、专家、学者的很大兴趣。

据此一年前，《倒霉大叔的婚事》在北京演出，曾誉满京华。河南籍著名作家李准看过这个戏后，以《文艺春天的信息》为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倒霉大叔的婚事》是一部现实主义优秀之作，对任宏恩的表演艺术，又更为欣赏。基于这一感情基础，李准同志提出愿将旧作《石头梦》献出交许昌市豫剧团排演。任宏恩、艾立当即表示：“李老师，放心吧，我们决心把你的大作《石头梦》排好，再次唱到北京。”李准风趣地说：“我相信你们说的是现实，而不是‘梦’”。

《石头梦》剧本交给剧团后，搁置时间很长没有安排落实。李准同志在北京向河南朋友提及此事，询问《石头梦》排演情况。1987年春节刚过，省文化厅彭玮厅长专程来许昌就《石头梦》一剧排演问题与文化局和剧团有关同志进行磋商，并研究了具体落实意见。3月上旬，由市文化局副局长杜萍同志带领，艾立、据同寅、桑一叶等四人一起赴京面见李准同志，征求他对《石头梦》剧本加